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

后山詩注補箋

上册

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後山詩注補箋 上冊

〔宋〕陳師道撰

〔宋〕任淵注

冒廣生補箋

冒懷辛整理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後山詩注補箋 下冊

〔宋〕陳師道撰

〔宋〕任淵注

冒廣生補箋

冒懷辛整理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後山詩注補箋 / (宋) 陳師道撰；任淵注；冒廣生補箋；
冒懷辛整理。 - 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5.6 (1999重印)
(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)
ISBN 7-101-01034-2

I. 後… II. ①陳… ②任… III. 古體詩-中國-宋代-注
釋 IV. I222.744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(98) 第07137號

責任編輯：馬 蓉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後山詩注補箋

(全 二 冊)

[宋]陳師道撰 任 淵注

冒廣生補箋 冒懷辛整理

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100073)

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1/32·23印張·2插頁·391千字

1995年6月第1版 1999年11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印數 3001—6000 冊 定價：33.00 元

ISBN 7-101-01034-2/I·176



冒廣生與其孫冒懷辛合影(一九二六年)

110 25/02



冒廣生二十年代攝於淮安

前言

一 關於本書的寫作經過

一九三二年，冒廣生鶴亭（一八七三——一九五九）先生在廣州，見到雍正時雲間趙駿烈刻的《後山集》。趙刻《後山集》中詩的部分是根據詩體編排的，按五古、七古、五律、七律、五絕、七絕的順序，共八卷，六百七十九首。冒先生在封面上題了以下的話：

「行篋無任淵注本，粗讀一過，尚擬檢宋人諸集及地志說部，為淵補注。炳燭餘年，或恐徒成結想，然書成自是不朽之業也。亥齋壬申八月朔題。」

那時冒先生不但沒有任注本，還不知道陳後山詩的其他版本。隨後他即已查到陳唐刊本和馬嘏刊本，並發現蔣光煦別下齋《斟補隅錄》中有《陳後山集校記》一種。於是在趙刻本第二冊和第三冊封面上，分別作了以下的題記：

雍正間有嘉善陳唐刻本，即魏衍本，無注。衍所未收，分體為逸詩，馬嘏本已全載。

別下齋《斟補隅錄》有《陳後山集》一種，乃以舊鈔本、任注本、毛鈔本校明本。並傳錄何義門校語。茲一一逐寫書眉。三月廿四日慕園。

上面所記的三月當是一九三二年。前一則題記中所說的馬嘏本，也就是後一則題記中所稱的明刻本。

別下齋《斟補隅錄》所載的就是何焯（義門）的校語。

按一九三二到一九三四兩年中，冒先生進行《後山詩注》的補箋工作。在他的自訂年譜草稿一九三一年壬申項下有「赴粵，四月游羅浮，五月歸在南京，六月返臬」一段。番禺陶氏愛廬覆刻的趙本《後山集》，便是那時在廣州所得。回如臬後，家中有大量書籍可供引用。年譜草稿一九三四年項下有「三月以《後山詩箋》付拔可印行」一句。可見兩年後已經全部定稿。那兩年冒先生是六十歲到六十一歲。商務印書館出版此書是在一九三六年。

書出後，二十年來冒先生在上海度過了牠的學術生活的晚年。起初致力於宋詞的研究，著有《四聲鈎沉》、《疚齋詞論》、《宋曲章句》、《傾杯考》、《東鱗西瓜錄》、《新斟定云謠集曲子》等書，並編訂了不少宋詞的校記。其後十多年中，研究《管子》、《文子續義》、《京氏易》、《新書》、《新語》、《春秋繁露》等，著有《管子集釋長編》、《管子校正勘誤》、《列子釋文》、《春秋繁露釋文》、《周易京氏義三種》等，並將有關經、子的短篇論文彙成《小三吾亭雜著》四巨冊，約計字數在百萬以上。而這二十年來，對《後山詩注補箋》却沒有什麼修動。一九五七年，冒先生八十五歲，重來北京，心情很是興奮激動。詩稿中有「正是新邦紅五月，天安門上樹紅旗」之句，表達了對新中國欣欣向榮的喜悅。那時出版社的同志來聯系，擬將《後山詩注補箋》重版，於是訂立了稿約。回上海後，曾經集中精力整理過一短時期並得見潘博山先生提供的蜀宋大字本《後山先生文集》進行校訂。終因年高，顯示出「晚歲心存力已疲」的狀態。從五七年底到五九年八月逝世，幾乎大部時間在華東醫院臥病。然而由於學術研究是他一生的事業，從

留存的任何片紙只字中，處處可以看到他謹嚴不苟的認真負責精神。五九年六、七月中，我那時在河南商城，冒先生還曾來信問過一次，可見他對這書一貫非常重視。冒先生五九年八月（農曆七夕）在滬逝世後，我在京一直未能前往整理遺稿。今年一月才有機會去滬將後山詩箋的原本携京。到今年（一九六一年）四月下旬，才有時間開始整理。

陳後山名師道（一〇五二——一一〇一），是所謂江西詩派的主要人物。呂本中所著《江西詩社宗派圖》中把他的名次僅列在黃庭堅之下，作為第二。宋元間江西派的方回著《瀛奎律髓》，作出一祖三宗之說，以杜甫為祖，三宗便是黃庭堅、陳師道和後來較晚的陳與義。方回並說：「老杜詩為唐詩之冠，黃、陳詩為宋詩之冠。」可見當時之推崇。但以後反對江西派的人則對陳後山攻擊不遺餘力，如清初主張西崑體的馮班等，認為他生硬、費解、晦澀、拙俗。這些我們應綜合起來加以研究。

陳師道的一生浮沉在下級官吏中，在徐州、潁州和棗州當州學教授，到四十九歲臨死的一年，才從棗州教授調到秘書省為正字。他的門人魏衍在《彭城陳先生集記》中，對他的事迹、著作，都有詳細記載。箋文更引證《宋史》本傳、《曾鞏傳》、《東坡集》、《山谷集》、《荆公集》、《雞肋編》、《老學菴筆記》、《能改齋漫錄》以及其他文集、筆記、詩話等，對陳師道的一生提供了詳盡的資料。

陳師道一生事迹的突出之點，可以從南宋學者朱熹的幾句話中看出。《朱子語類》記載朱熹看過《東都事略·陳無己傳》以後說：「只是說得個影子，《陳無己傳》好處都不載。最好是不見章子厚，不著趙挺之棉襖。傅欽之聞其貧甚，懷銀子見他，欲以賙之，坐間聽他議論，遂不敢出銀子。」章惇、趙挺之是

朝廷的權貴，關於章、趙的事，箋文已有詳釋。這些地方表現出陳的風骨嶙峋和耿介。他除了對朝貴的冷峻，對所欽敬的人，却是極熱情的。在徐州教授時，蘇軾出守杭州，陳師道沒有得到州官許可，毅然往南京和蘇軾話別，因此失去了徐州教授的職位，而在詩集中留下了「二代不數人，百年能幾見」的詩句。

陳師道的詩集和文集是魏衍據陳的手稿甲、乙、丙稿編定的。南宋初年，四川新津人任淵為黃庭堅和陳的詩集作注，所以陳的詩集今日分有注本和無注本兩種。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對任淵注的評語是：

淵生南北宋間，去元祐諸人不遠，佚文遺跡，往往而存。即同時所與周旋者，亦一一能知始末，故所排比年月、鉤稽事實，多能得作者本意。

事實上任注主要是注解詩句的典故出處，附帶注陳的交游和社會情況。箋則是主要箋釋陳的交游和當時社會政治情況，對於典故出處，任注基本上完備，所以祇偶一涉及。這是任注和冒箋的區別所在。任淵注陳詩以後，到冒廣生作補箋，中間相隔八百多年，時間隔長了，有利條件是能看到更多的資料，如本書卷十二《欽聖憲肅皇后挽詞》二首中「決策天同力」一句，任淵沒有注，冒箋引李燾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元符二年正月己卯一條，說明章惇與神宗向皇后爭執宋王朝皇位繼承人的經過。而李燾的書是任淵來不及看到的。

箋釋的工作，非常細密和認真。舉一個例說，如卷二《追呼行》^①，箋引莊季裕《雞肋編》所載陳師道

使用俗語的例子共有二十一處，而箋文將二十一個例子的出處都一一檢出。對於補箋的價值，試爲歸納幾點如下：（一）補充了任注的不足。所引用書多，箋釋的範圍廣，包括當時政治、文化和詩壇等各個方面。（二）補箋修正了一些史書和筆記的錯誤。如卷一《嘲秦觀》一首的箋文根據任注，並引證《高郵州志》和《山谷詩集》，證明《宋史》和《東都事略》的誤載。《逸詩》卷上《登鳳凰山懷子瞻》一首的箋文，根據後山自注所引蘇軾詩證明施注蘇詩中熙寧九年編入密州的詩，應改編杭州。（三）補箋開創了一種新的研究方法。歷代爲古人詩補注、集注的很多，大都限於釋虫魚、注草木，斷斷於典故的出處。宋人詩集，從李壁注王安石詩、胡穉箋陳與義詩，到清沈欽韓注范成大詩，都不外如此。而這一箋本，從當時的社會背景入手，箋釋的是北宋後期社會政治情況的一個側面，以陳師道的經歷爲綱，因此使後學者更易於理解陳詩，而且對文學史、社會史提供了有價值的資料。

由於我的水平和時間的限制，祇能對箋本做以上簡略的介紹，其內容優缺點還待讀者的進一步提出。

在整理箋本的過程中，發現冒先生爲箋本所作序的一個開頭，以後就沒有寫下去。原稿如下：

後山詩分有注無注兩種，無注者連文，詩曰五七，文曰千百，凡二十卷，《詩話》、《叢談》則各自爲卷。政和五年乙未其門人魏衍編，有次年丙申元城王雲題。宋末元初茶陵陳仁子……

根據這啟發，進一步探索《後山集》的各種版本，和各個時期的藏書目錄，首先草成了《陳後山詩集的流傳》一文。然後把宋、元、明、清所有《後山集》的序跋作一彙編。並根據所能見到的後山詩版本輯錄了

一個校記。

關於箋文本身方面，除了將冒先生自己補充的很少幾條列入外，還有陳彰先生和鄭雪耘先生的一些見解，也都補入，並加注明。此外，對商務原本誤排的字也作了改正，對少數箋語的引文，作了修訂。至於整個箋文的體裁和內容，還不可能作更多的覈對和變動，我想必然還有可以修正的地方，這些都要求讀者的指正和進一步的加工。

○這一首詩題，最早的宋蜀大字本作「追呼行」，其餘各本均作「嗚呼行」。

二、關於陳後山詩集的流程

根據陳師道門人魏衍《彭城陳先生集記》的敘述，陳於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（一一〇一年）死後，陳的兒子陳豐、陳登將師道全部遺稿交魏整理。共有甲、乙、丙稿，都是陳師道的親筆。魏衍依原來目次編為二十卷。其中詩的部分分六卷，四百六十五首，文分十四卷，一百四十篇。這便是最早《後山集》的編定形式。魏衍作集記時，在宋徽宗政和五年（一一一五年），距陳師道死時已十四年。

魏衍所編後山詩集的原來面目今日尚保存在南宋四川刻的大字本《後山居士文集》中。卷首有紹興二年（一一三二年）謝克家的序言。傅增湘在弘治馬嘏本《後山先生集》的跋語中對這一部宋刻大字本曾有以下記載：

余昔年游吳門……遍觀藏書，得見宋刊大字本正二十卷，字大如錢，氣息樸厚，每半葉九行，

行十五字，版心刻工有眉州某某刊字，前有紹興二年五月十日汝南謝克家序，蓋南渡初蜀中刊本與蘇文忠、文定二集並行，故字體行格宛然如一，因知魏衍所編詩文之外，不附《談叢》各種者，正是此本。卷末有翁蘇齋題詩，蓋即荷屋舊藏。

因此傅斷定這部《後山居士文集》實為後山集傳世最早之編。這書在清代曾經翁方綱收藏，翁在謝序後、目錄前題七絕一首。清末曾在南海吳榮光處，後歸吳縣潘氏。傅所稱「昔年游吳門」，便是在潘家見到此書。

傅氏對蜀大字本推崇備至，認為「顏書大字，精雅絕倫」，其實這本宋本的價值，還更在於：（一）保存了魏衍編訂本的原來面目，與後來的任淵注本相較，可以探索任淵選注陳詩時，去取的用意。（二）由於這一版本最接近陳師道的原本，因此最為準確，可以校正以後宋、元、明、清各種版本的錯題、錯字。此外根據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、《後山集》當時還有四明刊本即劉孝睦臨川刊本，今未發現。

南宋初，四川有一位任淵，曾經把陳師道的詩和黃庭堅的詩共同加以注解。當時鄱陽許尹曾為任注黃、陳詩作序。許尹的序現在保留在《山谷詩集注》卷首。任注的山谷詩比所注後山詩流傳較廣。對於任淵和他的《後山詩注》，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認為他的時代接近北宋，所注多能得到陳詩的本意。

任淵注陳後山詩時，把原來六卷每卷分為上下，但尚未明確標為十二卷。詩的總數比魏衍本少三分之一弱。今天尚存的任注最早刊本是蜀小字本。今天存在的一部蜀小字本已不全，存卷第三下到卷第六下，共七冊，傅增湘在宋刊殘本《後山詩注》跋語中敘述這一蜀小字本說：

原書半葉十三行，每行二十四字，注亦大字，低二格，詩題低三格……刊工姓名可辨者有李彥、甘祖、小甘、張小四、張小五、張小八、小十諸人……字體古勁，與《冊府元龜》、唐人詩集相類，斷爲蜀中所刊，宋諱缺筆止於構字，而慎、敦不缺，蓋南渡紹興刊本也。

這一部蜀小字本到宋元間又有覆刻。張金吾《愛日精廬藏書志》卷三十載《后山詩注》十二卷，宋刊本，就是指這一覆刻本。張氏的書後歸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。傅增湘考證蜀小字本《後山詩注》與瞿氏所藏覆刻本的區別是：

細審之則又並非一刻。瞿本標題作后山，此本作後山，一也。瞿本題卷六，此作卷三下，二也。瞿本版心上有字數，此本無之，三也。瞿本詩題低五格，注低一格，此本題低三格，注低二格，四也。依此四者推之，知此本爲蜀中初刻，而瞿本必出於覆刊……非深知版刻者殆未足語此耳。

這一鑑別主要是分清時代的先後。蜀小字本的覆刻本，包括瞿氏的一部，今日共存三部，但都是殘缺不全。瞿藏的一部第一、二、三卷，是以愛日精廬抄本補配。補抄本卷首有劉辰翁序一篇，序中有「后山自謂黃出，理實勝黃。其陳言妙語，乃可稱破萬卷者，然外示枯槁，又如息夫人，絕世一笑自難」等句。然而這實際是劉辰翁爲陳與義詩所作序。可能在補抄前三卷時，抄書人以序中有提陳後山的地方，所以誤抄上去。檢查存有卷首的另一覆刻殘本，其中祇有魏衍題記，無劉辰翁序，也可以證明這點。

從上可知宋元以前《陳後山詩集》已分有注、無注兩種。有任淵注的比無注本少三分之一弱。爲什麼任注本比魏衍編本少？是任淵沒有見到陳詩的全帙，還是任淵祇選錄了一部分加以注解？這一問

題由於魏衍編本和任注本今天都存在，我們還可加以比較研究。

關於無注本，元初湖南茶陵人陳仁子曾將《陳後山集》加以編校。直到明弘治時，山西潞安守馬噉根據陳編的《後山集》，刻版印行。據王鴻儒在馬噉刻本序言中所說，這一部《後山先生集》是「昔錄之於仁和陳氏者也」。馬噉刻本沒有陳仁子的序言，但陳的另一著作《牧萊脞語》中有《後山先生集序》，是一篇仿古文文字，佶屈聱牙，同時也沒有說明編校所據的《陳後山集》原本和刻印經過。馬噉刻本除詩集十二卷外，還有文集八卷、《談叢》六卷、《理究》一卷、《詩話》二卷、長短句一卷，共計三十卷。其中錯誤舛訛很多，文集部分甚至有兩篇文混爲一篇，加上一個標題的錯刊。詩的部分更是錯字、漏字不少。清初，何焯以舊鈔本校勘此本時，在跋語中說：「明人錯本誤人，真有不加不刻之嘆也。」何焯曾根據舊鈔本和汲古閣鈔本校正馬噉本的錯字。從何焯校本的跋中，可以看出他校勘的經過情況。何的跋語一則是：

《後山集》，十年前始得見明弘治己未南陽王懋學所刊，誤脫至不可讀。訪求宋刻於藏書家而未獲也。康熙己丑，吳興鬻書人邵良臣持舊鈔殘本五冊來售，余取而與弘治本互勘，則其所脫誤者皆在，雖出於元板，已非魏昌世所次詩六卷、文十四卷之舊，猶之爲善本也。其中缺第三至第六凡四卷，非仍得陳同備編校者及向上宋本，不敢妄爲補字。蓋新刻有與無均耳，不讀而充數者尚之弗如其無也。是歲中秋日何焯記。

另一則是：

康熙庚寅，毛十丈斧季以萬曆間人抄后山詩，自卷第一至第六一冊借閱，因略校正自第三至此卷誤字，焯記。

清末蔣光煦輯《斟補隅錄》，其中有一種《陳後山集校記》，就是根據何焯的校本。然而《斟補隅錄》逐錄不全，比何的原校缺漏很多。此外歸安陸氏《詒宋樓書目》和錢唐丁氏《善本書室藏書志》都載何校本，然而都是過錄本，不是原本。何校原本現已無從尋索，道光時，顧廣圻在揚州五笥仙館曾經見過，借回全部過錄，而且移錄最全。顧書現在尚存，所以傅增湘在另外一部馬嘏本的跋語中說：「今得千里留此校筆以補正諸家傳本之缺失，斯亦此集之厚幸也乎。」

根據顧廣圻的過錄，考察何焯所作的校勘，可以看出何所依據的舊鈔本，與蜀小字本《後山詩注》大致相同。所以何焯在校勘沒有任淵注的馬嘏本時，把任注也引入不少。顧在何跋的後面有一段話說：「此卷以上，何多摘任注，今不錄。千里臨並識。」可見顧對何引任注的地方也沒有全錄。

從明代弘治馬嘏刻本以後，直到清代雍正時，又出了兩種無注本後山詩。一種是雍正三年嘉善陳唐刻本，一種是雍正八年雲間趙駿烈刻本。陳唐刻本僅是詩集，沒有文集和其他。卷首吳淳還序中說：「世有善讀者，當自能得之，可無事鄭箋爲耳。」所以陳唐本即是除去了注的任淵本，詩題編次相同，但十二卷又合爲六卷，而任淵注本所缺的二百餘首，陳唐補輯爲《逸詩》五卷。陳唐所補《逸詩》的卷一到卷三相當於現在《後山詩注補箋》本《逸詩》的卷上，其卷四到卷五，相當於箋本《逸詩》的卷下。陳唐補輯時所據是弘治馬嘏本還是其他版本，序中沒有說明，祇籠統地說了一句「編搜他本，補所未備者也。」

趙駿烈本刊行時是根據馬噉本的傳鈔本。趙序中說曾由青浦王原幫他「訂訛考異，補其殘缺」，並且「釐定爲若干卷」。馬噉本詩集部分原是十二卷，「釐定」以後，根據詩體重新改編爲八卷，而詩的總數是相同的。趙本其餘是文九卷、《談叢》四卷、《詩話》、《理究》、長短句各一卷，總共二十四卷。四庫全書編纂時，沒有發現馬噉本，而即用這一重編本。

趙駿烈本光緒十一年番禺陶福祥曾加以翻刻，通行最廣。陶在目錄後加上「校刊」二字，每頁板心，都有「愛廬校本」字樣，而事實上沒有做什麼「校」的工作，因此傳增湘對這一「校刊」本頗不滿意，在馬噉本《後山先生集跋》文中說：「檢《斟書隅錄》（按：應作《斟補隅錄》）逐卷証之，其奪佚文字竟無一條補列，是義門校記陶氏固未曾寓目，虛構校訂之名以自張耳。」

稍後於陶氏覆刻本的，還有烏程張氏《適園叢書》本《陳後山集》。張本刻於一九一四年，又恢復了馬噉本三十卷的形式，詩、文、《談叢》、《詩話》等所占卷數也與馬噉本相符。張鈞衡在跋語中說：「此舊鈔本過臨義門先生校本，即別下齋《斟補隅錄》所據，實比刻本爲佳，讀義門兩跋，便知其勝處，今據之刊行，固高出於弘治本，更非趙本之可及矣。」然而張不知道《斟補隅錄》中所錄何校並不完全，而張又未見顧廣圻過錄的校本，因此他這一刊本也還是不够完整的。

有任淵注的《後山詩集》，從南宋蜀小字本和宋元之間覆刻本以後，以明弘治時袁宏刻的《后山詩注》爲最早。袁刻本有弘治十年楊一清序。袁宏刻《后山詩注》，前后有兩個刊本，而第二刻本較完整，楊序中說：